



日本外交政策之動向與國人 應有之認識

郭斌佳

在最近幾星期之內，我們國家的生命，可說是到了非常緊張的程度。其中最重要的兩種原質，一為對日的問題，一為國內政局的問題。而這兩件事情，是具有很大的連鎖性的。我們如果要明白現今閩變的背景，和他的意義，應得追溯到閩變發作以前中國對日外交的經過。因為前因後果，原來是整個的東西，不能把他割裂的。就近一些講，至少從塘沽協定到現在，是個不可分割的時期。若是放大一些目光，亦許應當把九一八到閩變，看作一個整個的歷史上的時期。

倘使我們要把最近日本外交政策與中國內政的連帶關係，做一個一貫的觀察，我們就應得把這個問題，分成幾部份講。第一，我們先應該注意日本對滿政策的演化，因為這是現時中國政局的基本的背景。第二，再作進一步的討論，就是日本外交如何採取新政策，在中國散佈種種惡宣傳，危害中國。最後，說明吾人現時所處的地位。并且從民族的立場上說起來，應當抱何種態度？應當有何種認識？

一 日本對滿政策的演化

滿洲問題，已經不像從前，僅僅是個中日的問題；已經成了個世界的問題。以前是日本向中國侵奪東三省。現在他已經奪到了，但是他目前的問題，是如何在世界各國監視之下，繼續佔據這幾省？日本侵略的政策，到底能否以一手掩天下之耳目？還是世界各國將合力控制日本的行動？這是現今滿洲問題的核心。

滿洲問題在什麼時候，變為世界的問題？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，不能指定某月某日，為確定的界線。但是去年的二月，實在是滿洲問題的歷史上的一大關鍵。在去年二月以前，滿洲是中日兩國相爭的東西。當時中國雖然訴之國聯，國聯雖然派李頓調查團到遠東來調查，但是國聯始終處於調解的地位，對於滿洲問題，不像中日兩國，有直接的關係。到了去年的二月，形勢就改變了。因為二月二十四日，國聯大會通過了一個報告書，列數日本侵略滿洲，違背國際條約的罪狀。從此以後，全世界的國家，都和日本處於對敵的地位。日本爲了侵略滿洲，須要和世界各國相對抗了。

自從國聯報告書通過之後，立刻發生兩種對峙的勢力。第一是日本既經冒犯了國際的忿怒，繼續他侵略東三省的政策。第二是世界各國，既經過報告書，預備應付日本的步驟。自從去年二月到九月中旬，可以說是這兩種勢力衝突的時期。自從九月中旬到現在，是這兩種勢力破臉的時期。

我們先看這兩種勢力衝突的時期。日本因為報告書經全體通過，知道外交上，受着空前未有的打擊，便宣稱日本和國聯其他會員，對於維持遠東和平，意見分歧，日本不復能與諸會員合作云云。三月二十七日，即正式通告國聯，宣佈脫離。這是因為日本要在滿洲，逞其所欲，因此採取退盟的一步。果然退盟之後，日本不但在滿洲充實他的力量，並且進取熱河，熱河不足，又向長城以南，長驅直入，使中國不得不求和訂約，於是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協定之事。

但是世界反對日本的勢力，亦正在日漸充實起來。當日本退出國聯的時候，世界一部份的輿論，主張應該對日經濟絕交，以為懲處。同時日本在外交方面，天然陷於孤立的地位。英國因為商業上的關係，和日本站在敵對的地位，俄國是日本在東亞大陸上的仇敵，美國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仇敵。同時又有南洋委任統治地的問題，因為日本既經退出國聯，德國便有收復舊地的論調。就日本內政上講起來，處於這樣四面楚歌之下，內田的「焦土外交」不能成功，荒木和軍部，卻要需索十餘萬萬的軍費。結果到了九月中，內田便無力繼任外務大臣，因此辭職。

了。自從二月二十四日到九月中內田辭職之時，我們把他稱為日本繼續侵略和世界反動兩種勢力的衝突時期。

內田辭職之後，廣田繼任日本外務大臣。正是要想輔助軍部，繼續侵略，並打開中日僵局的時候，這兩種勢力，從衝突的時期，進至破臉的時期了。世界和日本破臉的方式，並不是用武力對付日本，但是因為各國認為日本在滿洲的野心，已經使他們到了不可忍耐的地步，所以聯合起來，用外交的力量，加之於日本，使日本醒悟。

原來日本自從九一八之後，在滿洲的野心和侵滿的氣焰，真是到了不可遏抑的境界。日本不但要驅逐中國的勢力，並且要驅逐蘇俄的勢力。一舉一動，無不和蘇俄針鋒相對，力謀剝奪蘇俄的利權。蘇俄因為要充實內部的建設，所以常常處於被動的地位。蘇俄明知偽國的組織，是不利於他的，但是着着讓步，結果竟願意把中東鐵路，售與偽國。可以說是退讓到極點了。但是日本的野心家，在出售中東鐵路的談判席上，毫無誠意，反想在西伯利亞東部和滿洲全部，把蘇俄的勢力，完全消滅纔好。這種情形，醞釀了很久，結果俄國覺得無可再忍，就在十月十日，把日本攔奪中東路的陰謀，宣示於世界了。蘇俄宣露這陰謀之後，滿洲問題，是斷然進入一個新時期。這就是說，蘇俄這次的行動，可以代表世界列強，起來反抗日本的先聲。也就是世界和日本破臉的前鋒。

當初，日本還不知道覺悟。在十月十七日，廣田公然的宣稱：「日本對蘇俄和中國，如果到外交策略用盡的時候，祇可用武力和他們周

旋。」但是他不知道，蘇俄十月十日的行動，並不是單獨的行動。蘇俄早已覺得有把握，可以得到美國的贊助。果然在十月二十日，華盛頓和莫斯科兩地，同時宣佈美俄復交，將近成熟。羅斯福總統已請李維諾夫到白宮去正式談判。日本自從得到這項消息，纔始知道國際局勢將大變。羅斯福的鼓吹美俄復交，真是日本的當頭棒喝。十月二十四日廣田的談話，便說：『日本唯一的目的，在息事寧人。對俄願從早結束中東路的談判。對中國則極望促進友邦的交誼。』我們若是把這句話，和他十月十七日的言論相比較，雖然前後相去一星期，但是日本的態度，顯然軟化起來了。

從上面看起來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。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報告書，是世界反日輿論的結晶。羅斯福與李維諾夫準備美俄復交，是世界列強聯絡對日的表示。自從九一八以來，日本的對滿政策，不息的在侵略的路上走去，但是這兩件事情，與日本以空前未有的打擊。日本對滿政策的演化，到去年十月，可說是進至最危急的時期了。

二 日本對華新政策

國聯報告書和美俄復交，是日本對滿政策最大的仇敵。國聯報告書，畢竟還是沒有實力的文章；祇有美俄復交，日本認為真是有力量的反抗。羅斯福與李維諾夫談判了不久，就在十一月十七日午夜，把美國承認蘇俄協定，正式宣布了。這使日本外交上的局勢，更從孤立而陷於

絕境。日本因為外交的蹊徑，既已如此固塞，乃異想天開，回頭到中國來尋一條出路。所以從十月底到現在，是日本施行對華新政策的時期。這所謂對華新政策的方式是怎樣呢？簡單的說一句，日本的用意，是用了惡宣傳，設法分化中國人民的愛國心。他的原則，是局部商議，局部接洽。他的奔走的人物，大都是東京派來的軍政界要人。在這裏我們就要注意日本對華政策，和中國政局的關係了。

我們在前面講日本對滿政策的時候，已經知道日本最大的障礙，便是所謂「不承認主義」。爲了這個主義，所以世界各國，反對日本的侵略。爲了這個主義，所以美俄要和日本站在敵對的陣線。國聯報告書裏面，更明明載着「滿洲國」是日本慫恿而成的。我們在無論何時何地，談到中日交涉的時候，這一點是應當切記在心上。但是在十月中，日本許多外交家，來中國活動的時候，他們覺得中國一般的社會，對於這一點認識力，並不堅定。並沒有抱着一個絕對的「不承認主義」，所以便散發流言，說中國社會上，分親日與親歐美兩派。他們說親歐美的主張，不承認「滿洲國」，親日的主張，承認「滿洲國」。好像承認與不承認，是個中日交涉上的首須討論的問題。他們想如此可以使中國一般人民，忘卻以前國聯報告書及中國迭次聲明書上的不承認主義。進一步更可以借用親日與親歐美的說數，來分化輿論，使中國內部，發生黨派的爭鬥。

這是近兩月間，日外交家來華活動的第一部工作。而以杉村爲這

94316種惡宣傳的中心人物。原來杉村來華的使命，在於造作反宣傳，攻擊美國棉麥借款，和國聯技術合作兩件事。事情。杉村來華後，發表了許多報告和言論。他說國聯派遣技術合作人員到中國，顯然因為日本退出國聯，所以國聯願同中國結好，為中國的援助。但是他說拉西曼如果繼續在中國活動，恐怕要變成中國政府的禍殃，好像民國十六年的鮑羅廷一樣。杉村說，中國現時內部混亂，如果美國或者其他歐洲各國，準備給中國經濟或財政上的援助，結果一定是利權不保的。他說唯一的辦法，關於這許多經濟或技術的合作問題，祇有國際共同參與的一法。他這句話的涵義，不啻說國際共同參與，讓日本可以從中指揮一切。

這是日本對華新政策所用的方法。至於這政策的本身，是怎樣呢？我們可以說最近日本外交家在中國的活動，是側重局部的商議。這就是日本知道要強令中國整個的承認「滿洲國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他就把整個的問題，分成許多小問題，在許多地方，和中國當局分頭商議。約略的講起來，日本把政治方面的問題，在北平商議；把經濟財政方面的問題，歸到南京、上海方面來討論。近來國內的報紙，往往稱日本對華外交，是個「三角外交」，就是指日本在北平、南京、上海分頭交涉而言。日本外交家認為這樣辦法，對日本是最有利的。

中日在北平商議政治方面的問題，中國以黃郛、何應欽為主幹，日本則以杉村、有吉、岡村等為代表。他們商議的事情，就我們所知道的，有下面幾點：（一）東北通車辦法。（二）東北通郵辦法。（三）東北通

航辦法。（四）華北與偽國劃界及沿線設立關卡問題。這許多問題，都是非常重要，而值得會商的。但是我們同時要注意的，就是日本人的目的，還不至商洽這幾點為止。他們最高的目的，在於利用這許多機會，引誘中國，對於「滿洲國」作事實上的承認。當時國內人士，亦很有抱着這種恐懼的。不過因為北平方面的消息很沉寂，要想把日本的內心，作一詳細的分析，便覺得困難。至於日本的新聞界，確把他的用意，反照得很清楚。日本的報紙記載北平交涉的時候，紛紛傳載，中國的代表認為中國不應當再持抗日政策。他們說南京是在走向中日妥協的路上去，因為江西剿共的事業，正是需要全力對付，所以不能再抗日。以前締訂塘沽協定之後，有鞏固中央地位的效力。現在南京更有賴於日本親善的地方。所以日本新聞界根據了這種論調，竭力宣傳中國中央的首領，是一致主張對日諒解的。并且大膽的宣稱，他們不久就要承認「滿洲國」。從上面看起來，日本外交家，在北平的活動，表面是會商通車通郵等問題，實際上是要借着這許多事實，鼓吹直接談判。利用這許多機會，引誘中國，實際承認偽國。

在南京、上海方面，則有德川、有吉、嘉治這般人，在奔走經濟和財政方面諸問題。他們主要的活動，又可以分成下列諸點：（一）重提西原借款與財政合作的謠傳。（二）減低關稅問題。（三）打破對日經濟絕交的運動。下面這兩點，是純粹導源於經濟的動機。而第一點，確含有政治的作用，與華北的交涉，有連帶關係的。日本的外交家說，他們對中

國預備做兩件事情。第一要中國承認并償還以前的西原借款。第二日本預備放棄領事裁判權。他們既經提出這兩層，便希望中國從早承認偽國。萬一承認的事情可以成功，那日本便可立刻放棄領事裁判權，并且取消西原借款的債權，亦無不可。或者不取消這債權，他們可以另外給南京以經濟上的幫助，和中國「財政合作」。這種荒謬的論調，當然離開事實是太遠。但是我們看日本外交家在這裏所用的技術，和華北方面，要想引誘中國，事實上承認滿洲，確是南北合拍的。

日人在上海、南京方面的活動，他們竭力要想使中國減低關稅，并且停止抵制日貨的運動，使日本的對華貿易，可以繁榮起來。這是因爲自從今年入夏以來，日本的國際貿易，比較以前衰落得特別厲害。當九一八事件初起的時候，中國和日本雖經濟絕交，但是日本儘力向海外各國，推銷國貨，把物價低壓，果然獲得很大的商權。可是不久就引起各國的注視，大家認爲日貨進口，是一件最可害怕的事情。石井參加倫敦經濟會議之後，歸程中覺得世界各國，非常嫉視日本的商業競爭。等到現在，世界有三十餘國，不許日貨進口。所以日本的當局，要想保護本國的商人和實業家，非打開中國的商場不可。一般日本外交家，到上海活動，便是帶着這個使命來的。

943 17 他們說日本願意在財政經濟各方，幫助中國。但是中國必須先和日本訂立一個經濟的聯盟。這應當和日滿的經濟聯盟一樣。在滿洲日本可以把日貨輸入，壓倒歐美各國的競爭。所以在中國他們也希望中

國停止抵制日貨的運動，使日貨可以輸入推銷。并且中國新近頒佈的關稅，要想排斥日貨，保護本國實業；并且要命令進口貨物，標明何國出產，藉以識別來源，務使關稅收入，可以增加，而彌補海關在滿喪失的權利。凡此種種，日本都希望破除，使日貨可以進口無礙。於是上海方面，傾向對日貿易的商戶，他們就和他竭力聯絡。結果使上海的商界和金融界，分成兩派。一派是主張振興中日貿易的，自然反對美國棉麥借款等舉動。一派不贊成減低關稅，或停止對日經濟絕交的，自然和他們處於敵對的地位。無形中造成了這兩派，於是中國政府方面的財政問題，感覺得指揮不易了。這就是日人在南京、上海活動的影響。

三 國人應有之認識

我們在前面講最近日本對華新政策，羅列了許多事實。我們的目，就是要使大家明瞭，自從十月中旬，直到現在，日本外交家，在中國活動極了。而且他們的活動，並非僅僅外交上的姿態而已。差不多一舉一動，和中國的政局，休戚相關。現在閩變既經發作，更足以使我們警惕。

我們大家都記得，在九一八以前，廣州曾經脫離中央，自己獨立。後來潘變突作，這獨立運動，就犧牲自身，仍舊和中央合作。從此以後，兩年之中，沒有別樹旗幟，宣稱獨立的。所以這樣看起來，日本一方面侵滿，另一方面確有使中國團結的效果。但是自從日本外交陷於窘境，對華採用新政策以來，形勢就大變了。我們從上節所述日本外交家的活動看

318 起來，可以說他們影響中國的內政，至少有下列幾點：（一）使中國人民疑慮華北的中日交涉，真將走入承認偽國的途徑。（二）借通車通郵等問題，引誘中國，作事實上的承認。（三）借新聞界的力量，鼓吹中央各領袖，一致主張對日妥協。（四）重提西原借款，宣稱將令南京政府追認，用以淆惑聽聞，而生恐懼。（五）勾結上海金融界，使發生親日親歐美等派別，用以造成中央財部的障礙。（六）局部交涉，使中國人民，不明瞭中央有何一貫的政策，這就容易釀成反動。（七）散發流言，製造中日妥協，中國讓步的空氣。以上種種，或者是出於日本故意指使，或者是他們活動的天然的结果。但是他們的總成績，是使中國的政局，發生二年來空前未有的搖動。以前日本的外交政策，祇知侵滿，故有使我們團結的效力。現在日本學習了新方法，使外交家到中國來活動，出沒隱現，無可捉摸，而中國的人心，便被他們分化了。這是日本對華政策成功，而我們無形的中了他們的計了。

這並不是說現在的閩變，是日人唆使的，或是和日人事前有諒解的。這不是我們的意思。我們的目的，在乎說明最近中國政局的因果。因為日本人在過去一個月中，到處宣稱中央的首領，預備對日妥協，天然要引起不平的分子，以喪權辱國，責難中央。這就是日本對華新政策，牽連中國內政的關鍵。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中國南部的幾省，都是主張抵抗到底的。所以他們聽了過去一二月中各方的報告，說是華北在積極的對日妥協，天然發生不滿中央的心理。不滿中央的心理，積之既久，又聽

說最近日本有資助中央，進行剿共的說數，於是異軍突起，一發不可收拾了。福建的獨立，一方面固然由於政見的歧異，但是仔細分析他的背景起來，大部份是導源於日本惡宣傳的。

進一步講，福建的獨立運動，不過是日本惡宣傳震動中國政局的一部份的表現。我們可以說，現今中國的危機，不在福建的政變，乃在全國政局陷於不安的狀態。危機的來源，不在乎內政，而在乎內政受着外力的搗亂，隨時隨地，和他碰擊，因此就釀成政局不安的狀態。試觀在福建獨立的前後，他處反對中央對日妥協的言論，幾乎日有所聞。例如十一月九日上海總商會致外交部的電報。十一月十三日中國律師公會的通電。十一月十日立法院詢問行政院汪院長中央對日的政策，都是以證明這一點。中央雖然隨時闢謠，而一般社會，終難置信！這一種怪現象，是表示我們中國全國，已經中了日本的毒藥。中國全部的內政，在那裏被外力所破壞。所以我們要明白閩變的意義，不應當單把他當作內變看。應當從大者着想，認清中國全部的局面，已經是困於日本的對華新政策。閩變不過其中顯著的一點。亦就是時局本身，給與我們一個自覺的警告。

所以我們處於現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應當對於中國今後的出路的全體問題，用心研究。而研究的出發點，便可注意日人今後的對華政策。因為照各方面的趨勢看起來，日本外交家，在現在和將來，一定要繼續的在中國活動。如果我們的觀察，祇限於局部的政變，那是終究不能得

到一個根本解決的。我們應當注意，日本在過去的一二月中，派了外交家來活動，既經造成現今內政的不安，那末今後他們的活動，更要引起何種影響？這是現在做中國國民，本着民族愛國心，應當用心研究的一個問題。

日本外交家最近的一種論調，就是日本現在願意取消「滿洲國」，祇要中國允許和日本締結一個軍事和經濟的盟約，彷彿與去年九月間日滿的條約一樣。這種荒謬絕倫的論調，更足以代表日本的毒計，要想淆亂中國的人心。我們在這個時候，要謀解決中國的出路，便應

當防範這一類的惡宣傳，勿受他感動。同時更應當自省，中國政局有什麼地方，已經受到他的影響？

假如我們回想九一八以來國事的蛻變，不禁有一些感想。就是到去年夏天為止，中國是一致對日的。但是因為日本自己侵略無已，外交失敗，轉向中國來實施種種引誘和離間的手段，果然經過了很短的時間，中國內變發作，我們中了他的計了。希望國家的當局，能放大眼光，對事物的遠者大者着想。而一般國民，應當認清真正的國難，謀救國的根

本方法。

我國漁權的損失調查

實業部以日漁輪近年以來，侵入我沿海口岸，隨意捕魚，肆無忌憚，非惟有損漁權，即每年所受損失，為數亦屬不貲。實部為補救起見，前曾派員分區調查，茲悉前赴各區調查員，現已調查完竣，並製定一年來日漁輪侵魚船號輸入數量，暨我國漏卮統計，茲特錄如下：（一）船名及輸入數量，昭生丸一八〇擔，鸛丸二、二六四擔，大戎丸一、五二〇擔，平漁丸四、〇七九擔，日新漁行八三〇擔，刈藻丸一、二〇〇擔，于島丸七、二八〇擔，海洋丸二、八〇〇擔，前榮丸七二〇擔，昭勝丸三三三擔，共同株式會社七二〇擔。（二）我國漏卮受昭生丸等十二海洋漁侵權者，共計二九、七〇一、二六三元云。